老城旧事（第二版）

# 第一回 游故地触景生情 忆往昔天地含悲

今年清明前，我邀约几位当年的好友，重游阔别了三年多年的老城。在老城附近游玩了几处名胜古迹，特别是双塔寺和晋祠，依然是宏伟壮观。在这游兴未尽之余，我又想起了当年的一桩往事。

所以，我凭借着我那模糊的记忆，边走边问，后来干脆直接在报刊亭买了一张本市地图，乘着公交车，来到了当年的那个兵工厂旧址。其实这个兵工厂早已改产，周围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几乎没有了原来的样子，唯有那棵大榕树，越发显得枝繁叶茂，还有那幢小洋房，依然还是金碧辉煌，气象更新。小洋房前的那两棵迎客松，早已遮天蔽日。小洋房的四壁墙上，画满了水彩漫画，尽是些花啊草啊，院子中还有许多生机勃勃的小朋友。小洋房走的是正南门，门楼的两边书写着六个大字，一边是“金太阳”，一边是“幼儿园”，显得格外醒目。

我一个人站在那棵大榕树下，注目凝视着幼儿园内一个个穿着统一服装的小朋友，都在活泼快乐、天真无邪地玩耍着自己喜爱的玩具时，我的内心洋溢着一种由衷的喜悦，但是眼前的一切也使我感到了一种失落，因为看着眼前的一幕幕，再回忆往昔，早已经物是人非，当我追忆到当年的那幢小洋房的主人时，我不由得鼻子一酸，潸然泪下。

那是一九八三年的仲夏，久旱无雨，天气异常闷热，白天烈日炎炎似火烧一般，就连在树荫下或河边乘凉的人，也觉得心烦燎燥，晚上也是没有一丝凉意。

在那护城河的河堤柳树下，很早就出现了晨练和闲游的人，这是，天空中还有不少星星在眨巴着眼睛，好像是再跟人们开着玩笑，也像是自己已经忙活了一夜现在又乏又困的想要休息了。在前边几点到上的霓虹灯下，有个非常熟悉的身影，像往常一样，头顶上扎着一条半旧不新的白底带花的毛巾，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，从毛巾没有遮严的两鬓，露出了两匝几乎白完了的头发，上身穿一件月白色的衬衫，肩膀上还补着不同颜色布料补丁，下身穿一条浅色长裤，还是老式的大裆宽腿裤，系着一条鸡皮皱腰带露出有虎口长短，用两根一指多宽松紧带绑着两条宽裤腿，脚脖处跟个灯笼似的，脚上穿一双36码的半胖不瘦的黑色平绒平底圆口布鞋，一双银灰色锦纶丝袜，双手握着一把长把子的千叶扫帚，非常吃力但是认真地打扫着街道上的垃圾。当你仔细打量她时才会发现，她本来是个残疾的人，手脚都不方便，从她挪步的姿态才能看出她是个跛脚，走路时一瘸一拐的，不过，她人缘很好，凡是路过的人都会热情地向她打声招呼：“芳妈早啊！”，她也会很自然又不失亲切地回应道：“您早，您早……”。

直到东方出现了鱼肚白，她才吃力地把这段街道的卫生打扫完毕，这时她已经累得满头大汗，精疲力竭了。不过，多少年来一直如此，她已经习惯成自然了，但是她今天和往日不同的是，当她拖着疲惫的身子，扛着扫帚，一路和人们打着招呼，回到自己住了十六年的小屋前时，天已经大亮，太阳即将冉冉升起，在她住的小屋前和街道上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人，有大人有小孩，有男人也有妇女，有人高声喝骂，也有人窃窃私语，还没等这个跛脚老太婆回到自己的门口，便有个女人急忙忙迎上来说：“芳妈，你看这事闹的，你可算捅了马蜂窝了。二林他妈在这已经好大一会儿了，你要是惹不起她，干脆别回去，到别处躲躲吧，那小洋房不是已经还给你了吗？干脆搬到那里去住吧，哎，实际吧，你倒也是不该跟二林结婚的，他妈来兴师问罪，人家也算是师出有名……”。

还没等这个女人把话说完，跛脚老太就打断了她的话：“我自己的事，我自己做主，我和二林的事，是双方自愿，没有强买强卖，我俩结婚，不违法，不犯纪，怎么就不能结婚了？”。几句话说的那个女人张口结舌，无言以对，灰溜溜地闪到了一边，跛脚老太正心安理得地往前走着，冷不防二林妈从人群中挤过来，二话没说就“啪”的一记耳光打在了坡脚老太的脸上。由于芳妈没有防备，二林妈又在气头上，用力过猛，况且芳妈本来身体就不好，被二林妈一巴掌扇了个趔趄，一阵向后倒退了好几步，要不是旁边有人扶的及时，恐怕芳妈早已经摔倒在路边。

二林妈不解气，还气急败坏地满口喷着白色的唾沫骂道：“我见过多少不要脸的，可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，叫大家说说，你都已经是土埋大半截的人了，还有多大的骚劲，守了快二十年的寡了，现在又要梅开二度，再说要嫁就嫁个半死老头算了，好不该拿俺家二林开涮呀，俺家二林才二十六岁，还没你儿子大呢，你都五十八了，比我还大三四岁，到底谁是婆婆，谁是媳？嗯？你不是成心糟践我家二林吗？要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当初就不让二林去搭理你，省的让你来祸害……”，嘴里还在喋喋不休地叫骂着，总算被一帮看热闹的人，费了好大劲才连拉带拽地架走了。这时的芳妈显得特别的镇定，用她那只左手，抹了一下自己的脸，从容地从腰间裤腰带上，摸出了一把有了绣色的钥匙，打开了小屋的门锁，走进了自己的小屋，从一只水桶里舀了一瓢冷水，顺手摘掉了头上的毛巾，洗了一把脸，连饭都没吃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走出小屋反身把门带上，径直来到了小洋楼里，打开房门，收拾着各个房间，累了就歇会儿，不时腮上还挂着泪珠，谁也猜不透芳妈的心思，今天是她和二林结婚的日子，说起来应该高兴才是，可对这个倔强的女人来说不时这样的，可谁都没有想到，她会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就在这天晚上，正当人们高兴地给她和二林闹洞房的时候，她却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回到了自己的小屋，点亮的油灯，深思了良久，用那个颤抖的手，在一张纸上写写画画，圈圈点点，写好后，压在了油灯下，然后，两手向后理了理那花白的头发，从小床底下拿出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绳子，吃力地站在了靠着小床摆放的一张小桌上，伸手把绳子的一头，从椽子的空隙中穿过去，又把绳子两头对齐，从中间连挽了个死扣，然后把头伸过去，两只脚往前一蹬离开了桌面。等闹洞房的人乱了一阵以后才发现新娘不在了，便去四处寻找，边喊边叫，就是无人答应，这是才有人提醒是不是去小屋了，二林这才恍然大悟，急忙跑出小洋房，急匆匆跑到芳妈住的小屋，见小屋亮着灯光，心中暗喜，心想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你在这呢，只要没事就好”,当他推门进去，直看到芳妈已经上吊，后面跟来的人也已赶到，等大家手忙脚乱地把芳妈卸下来时，可怜的芳妈已经气绝身亡了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回 徐承志毅然北上 赵凤梧洗尘接风

书接上回，民国三十五年，也就是一九四六年，元宵节过后，徐承志来辞别父母，准备北上，徐老汉夫妇自然少不了一些唠叨，特别是陈氏老妇人关心备至，牵肠挂肚的不放心，便对儿子语重心长的说：“儿啊，我跟你爹倒没什么，都是土埋到胸脯的人了，生死有命吧，只是苦了玉芬。你要是到了那边呀，跟着人家好好干，等有机会了，把玉芬也接过去，只有你俩在一起，娘才放心，明白吗？”承志急忙说道：“娘，孩儿明白，您老请放心，我到了北边一定会好好干，只有有机会，我一定回来把您二老还有玉芬一并接过去，这样，咱们一家人又能在一起了......”正说话间，徐庆瑞点着水眼袋，深深的吸了一口，好一会儿才从鼻孔里喷出白烟，从床头下拿出三根头天晚上就准备好了的金条和几十块银元，交给承志说：“儿啊，别再说了，上路吧，你把这些东西带上，穷家富路嘛，出了门，可就比不得在家了，我也活了大半辈子了，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，荒灾，看透了当局的腐败，看来，真不能当家做主的，非老“八”莫属了。自去年重庆谈判后，人心所向，众望所归，大势所趋，老“八”势如破竹，老蒋节节败退，这不单单是天意，关键是民心，得人心者得天下嘛......”徐老汉还想说什么，被玉芬打断了他的话：“爹，您就别说了，这些道理，承志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就不用交代了，只有你们二人保重好了身体，承志在那边才能安心，时候也不早了，还是让他赶紧上路吧”这时，一家人才把承志送出门外，由玉芬和家人把他送往了车站。

徐承志登上了火车，不一会儿，火车便徐徐开动，承志坐在靠窗的座位上，朝着窗外的娇妻挥挥手，之间玉芬腮边挂着泪珠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远去的火车......徐承志一路上走走停停，倒来倒去的，经过漫长的五天五夜，才来到山西太原，徐承志拎着棕色的大皮箱，刚到出站口，就远远望见接站的人群中，有一个三十来岁的人，头戴礼帽，身穿长衫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踮着脚正在翘首观望呢，徐承志一眼就能认出这就是他朝思暮想的赵凤梧。二人见面，格外亲切，经过长时间的握手拥抱之后，赵凤梧才高兴的说：“自从收到你的回信之后，我就高兴得不得了，一连几天都茶不思饭不想的盼望着你早些过来。一来呢，你也可以如龙得水，施展才华；二来呢，你我二人也可同舟共济，共图大业；这三来嘛......”还没等赵凤梧把这第三说出来，便从赵凤梧身后闪出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从穿着打扮和脸上还很稚嫩的表情可以看出，他如果不是一个伺候人的勤务员，便是一个专职的司机。因为他身材匀称，不胖不瘦，五官端正，穿戴讲究，头脑聪明，思维敏捷，时常保持一种谦和的神态。这个小伙子很礼貌地微笑着向徐承志点了点头，表示友好，便随手提起承志的皮箱，用右手往前一伸，示意凤梧和承志上车。这时，徐承志才抬眼望去，在出站口的不远处，停放着一辆从外国进口的黑色小轿车。两人这才松手，跟着小伙子来到车前，小伙子打开车门，两个人坐在了后排同一个座位上。司机先摁了一下喇叭，“滴滴”响了两声，汽车慢慢启动，穿越在大街小巷，徐承志顾不上观看大街上形形色色的人群，也不上欣赏那眼花缭乱的景致，只是聚精会神地听着赵凤梧的讲述：“这是司机小张，叫张岩铁，年龄不大，才二十出头，是阎长官的一个远房亲戚，现在专门给阎长官开车，人品很好，从小丧父，和母亲相依为命。一九三九年随母亲刘氏来到太原投奔阎长官，是一个忠于职守，兢兢业业的人，无论办啥事都很用心，非常牢靠。”这时，张铁岩下意识的扭了一下头，表示敬意。徐承志也赶忙打了个招呼：“小张你好！”张铁岩也谦虚地回了声：不客气，你好，你好。”赵凤梧这时又风趣地说：“承志兄，你可以是个风云人物了，留过洋的人就是了不起，连阎长官这样的人物都刮目相看。这不，我跟他说你今天就到了，他就像如获至宝，上午就一直催促要我们来接你，害得我们等了大半天，两条腿都麻木了。他今天还特意在酒店里订了房间，还要给你接风洗尘哩。”徐承志这时把身子往前就了一下，诚惶诚恐地说：“鄙人不才，何德何能，敢劳阎长官大驾，实在令人不安，听说阎长官喜怒无常，弟不知该如何应对，干脆，还是不去的好吧！”正说话间，车已停下，赵凤梧说：“晚了，已经到地儿了，你就乖乖的跟我走吧......”

这时，天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，“晋阳大酒店”门口已经亮了灯光，他们下车后，司机锁好了门车门，便迈开轻盈而矫健的步伐，径直来到了预先定好的那个房间。房间里金碧辉煌，文雅标志，房间里地上铺着地毯四壁墙上挂着壁灯，正头顶上是一盏九曲连环的琉璃灯，显得格外漂亮而温馨。房间正中摆放着一张手一拨就会转的大圆桌，圆桌正中间放着一束不知名的鲜花，周围放好了杯碟碗筷，并没有什么高朋满座。司机小张招呼着承志坐下后，转身出去也不知干啥去了，这时，一个穿着制服的服务生进来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请问，能点菜了吗?”只见赵凤梧不假思索地回了句：“再等等，人还没到齐呢”服务生撂下茶壶，带上门走了。过了有一袋烟的工夫，只听见有“咚咚”战靴走路的响声，等靠近这个房间时，就听见洪亮而带有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的声音问道：“他们在哪个房间？”“就前边这个，到了”能听得出这细嫩的声音是司机张铁岩。门开处之间进来一个个子不高，五十来岁，神气十足。上嘴唇留着胡子的军人，徐承志急忙站起身随机行了个军礼，心里想：这是阎锡山无疑，便恭敬地打了声招呼：“阎长官好”来人笑了笑，摆摆手，示意他坐下，然后风趣地看着承志说：“我的脸上又没写字，你怎么知道我就是阎锡山呢？嗯？”说罢便哈哈大笑起来，后面跟着阎锡山一起来的几个军政要员也附和似的跟着一起笑了，反倒弄得承志没了意思。不过，徐承志本身就出自豪门，从小就读五经四书，纲常礼仪无一不晓，言谈举止无可挑剔，这种场面自然不会有闪失。因此，徐承志急忙回道：“哪里哪里，阎长官是大名鼎鼎的爱国将领，如雷贯耳，妇孺皆知，我徐承志也不例外嘛，这还有什么质疑吗？”就这么短短的两句话，就把整个房间的气氛活跃了起来，犹如潮水般的掌声，喝彩声，附和声汇成一片，阎锡山更是开心的笑了。用手指着徐承志的鼻尖说：“你小子倒是挺会说话，嗯啊，我听凤梧讲，你跟老蒋是老乡，凤梧跟我也是老乡，既然凤梧把你捣鼓到这边来了，这就叫吃周扶周。将来如果我跟老蒋翻脸了，你可不能吃里扒外向着老蒋啊”话音刚落，凤梧和那些军政要员门一起附和着说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......”这时，服务生早已上齐了酒菜，阎锡山端起了酒杯说道“诶，诶诸位静一静，听我说两句，今天是我近来最高兴的日子，就好比萧何月下追韩信，凤梧把承志给请过来了，承志呢，留过洋，是个枪械方面的技术天才，又懂外语，对我来说可谓是久旱逢甘露，耕者遇春风。关于咱们这个兵工厂，光仗凭老外是远远不够的，将来，这些洋鬼子们是绝对靠不住的。我们不能授人以柄，我们总得着手培养一批自己的技术人才。嗯，我看关于这个工厂的内部管理嘛，赵凤梧德才兼备，堪称统帅；徐承志嘛，足智多谋，可谓先锋，有你们二人同心协力保驾护航，何愁我们山西不保？榆次古镇，是山西之门户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，东与寿阳、和顺交界；西同清徐毗邻；南与太股接壤；西北与太原相连，是晋中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交通中心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所以老蒋当初把兵工厂建在这里，也是煞费苦心的。单凭给它命名叫‘经纬厂’可见老蒋对这个厂子多么的器重和上心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，要把它经营好，保护好，一定不能有丝毫的差池和闪失。今天我老阎就拜托诸位，用自己的铁肩挑起这个重担了啊。来。为了我们的灿烂明天，共同举杯，干了”话音一落，只听见所有在场的人随声附和“干，干”然后就是一阵叮叮咣咣的玻璃杯撞击的声音。欲知后事，且看下回。

# 第七回 徐承志如龙得水 徐庆瑞思儿传书

话说那天晚上，在晋阳大酒店的一个雅间内，徐承志从容地应对着那些红极一时的军政要员，那些人也挖空心思地想着法子讨好阎锡山，因此，整个晚上只觉在这个房间里，始终是乌烟瘴气，酒臭味扑鼻，烟熏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。但这些人仍然是推杯换盏，猜拳兴令，手舞足蹈，言语癫狂，已然到了不能自制的地步，但他们还是不肯罢休。最后，直喝的一个个酩酊大醉，眼冒金星才算结束。那一夜徐承志和赵凤梧就住在了酒店，等人走席散以后，徐、赵二人才屈膝畅谈多时，直到天快亮时，二人才休息不提。

第二天早上，徐、赵二人刚刚起床，正在洗漱，便听见有人敲门，赵凤梧随口应声：“来了，来了”便把房门打开，门开处，只见昨天的那个司机张铁岩走了进来，笑盈盈地问道：“昨晚休息好没？还习惯吗？”，赵凤梧急忙回答：“我倒是还行，就是不知徐兄一路鞍马劳动，又熬了那么深的夜，是否休息得好……”,这是徐承志已经刷罢了牙，洗罢了脸，随手取下一条毛巾，擦了一把手脸，调侃道：“有阎长官如此抬爱，又有赵兄这么关心，咋能休息不好呢？还可以吧，不过，昨晚最辛苦的恐怕就数着你小张了，我都不知道你是如何把那些瘟神似得酒鬼们奈何回去的……”，没等承志把话说完，只见张铁岩苦笑了一声说：“哎，没有办法，我已经司空见惯，见怪不怪了，没什么，这就是自己的职责所在”，三个人诡秘的笑了。这是，有服务生过来招呼道：“一楼餐厅早餐是免费的，如果需要的话就及时下去，等过了点就没饭喽”，说罢调头离去，这时赵凤梧看了一下徐承志的脸说：“怎么样？下去吃点吧？”，徐承志说：“算了吧，昨晚的东西还没消化过来哩，况且，人家小张还在这等着哩，赶紧收拾收拾走吧。”，说罢三人便收拾完自己的东西下楼结完账出门走了。

等三人拿着行李上了车，小汽车在稠密的人群中徐徐前进，好大一会儿工夫才驶出太原城，朝着东南方向奔驰而去。在车上，赵凤梧风趣地说：“在你的信中得知你已经结过婚了，恭喜恭喜，这次算我不义，把你二人拆开，天各一方，身居两地的，相隔千上万水，害的嫂夫人独守闺房，我也于心不忍，况且，令尊高堂俱已年事已高，将近古稀之年，仁兄本该在堂前尽孝，却被小弟强人所难，实在抱歉，还望仁兄见谅。但现如今，国至多事之秋，民处水火之中，我等中华志士，肩负兴亡之职，施展横溢才华，实现崇高理想，走光明之正道，挑铁肩之重任，以国事为最先，造福祉于苍生，不求青史留名，唯图今世心安，这次只要有了仁兄的冲锋陷阵，保驾护航，到时候一定会事半功倍，大事可成”，说到这里，赵凤梧显得兴高采烈，满面春风，再也无法掩饰他内心的喜悦。

听到这里，徐承志不由得心潮起伏，波涛汹涌，先前是沉甸甸、酸溜溜的一阵子，听到后来又感觉甜滋滋、热乎乎的，他下意识地把身子向后一靠，先是打了个咳声，随即深沉地说：“家父本想让我继承好家业，力求进取，奋发图强，即使没有什么共鸣前途，总也可以安居乐业。可我不同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，不想墨守成规，固步自封，我也体会到你刚才所说的那样，国家已经是千疮百孔，摇摇欲坠，所以我也想为国家兴亡出一份绵薄之力，至于家里的事情嘛，父母虽然年迈，但是身体尚健，至于玉芬，是个大家闺秀，上过师范，通情达理，深明大义，她虽然也是女流之辈，见识不亚须眉，有抱负，有理想，这次我能顺利来晋，也少不了她一份功劳，是她的一番衷肠，坚定了我的意志，至于父母年迈，堂前有玉芬替我尽孝，我也就大可放心了……”，说话间，轿车风驰电掣般穿越过无数村庄小镇，来到了距离太原有五十里路的榆次老城，赵凤梧兴致勃勃地说：“好了，马上就到地儿了，你看这座老城，始建于隋朝开皇二年，历经沧桑，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了，仍然保持着那份古色古香，老城内，南北大街，城中心有城隍庙，老县衙，文庙，凤鸣书院，钟鼓楼，清虚阁，思凤楼，大乘寺，西花园，晋公祠等，仍然是古朴古风，玲珑剔透，屋瓦雕檐，金碧辉煌。这里的风土人情更是朴实厚道，等安顿下来以后，你可挨个转转，等有机会，我再跟阎长官请示一下，虽好能把令尊令慈还有玉芬一块接过来，这样就解决了仁兄的后顾之忧……”，没等凤梧说完，徐承志便感慨万千地说：“多谢仁兄好意，就不用给人家添麻烦了，我初来乍到，寸功未立，何德何能，怎敢奢求，望仁兄千万不敢造次，还是低调些吧，还有那些专家和元老们看着呢，做事不宜太张扬，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，你说是吧？”，赵凤梧听罢频频点头，对承志的为人处世由衷的佩服。

明月如梭，光阴似箭，徐承志自离开家乡，跋山涉水来到山西榆次老城郊区的兵工厂，不觉已一年矣，在这一年里，徐承志和几个技术顶尖的人物一道，呕心沥血，披肝沥胆，历经多次技术革新和改良，制造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式武器，通过地下交通站，都运到了太行山区的革命根据地，并交给了八路军总部，曾多次受到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以及皮定均副总司令的嘉奖，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，他们是战斗在没有硝烟战场上的豪杰英雄，他们的精神和信仰是伟大的，可歌可泣的。且不论当时他们的工作环境是多么的恶劣，生活条件多么艰苦，仅仅当时在白色恐怖下的腥风血雨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和恐惧，都是常人所不能忍受和想象的。

那天像往常一样，徐承志吃过早饭，照常上班，当他路过保卫室时，被门卫老张头叫住了：“徐专家请留步！”

徐承志先是一愣，然后又镇定下来，从容的含笑道：“诶，张师傅叫我？有事吗？”

“嗯，这里有你一封信呢”

说话间门卫老张头已经把信递过来，徐承志一听是自己的信件，便迫不及待地问：“哪儿来的？”，老张头眯起了眼，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寄信地址，和颜悦色地微笑道：“浙江奉化来的，大概是家书吧。”，说着便吧信件递给了徐承志，承志双手接过信封后，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迹，就知道这封信，是来自家父的。

等徐承志下班回到自己的宿舍以后，这才拆开信封，仔细阅读着父亲的来信。

“承志吾儿，见信如面。

自尔去后，吾等犹如鱼雁往来，许久未晤，甚是思念。父亲本不愿致书与你，但你母亲思儿心切，休烦父母之举是盼，古人云：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，今信无别事，只是吾儿只身在外，左右无人照顾，吾等甚是挂怀，另，近闻北方战事吃紧，风云变幻，时局动荡，殊不知天下何时太平，目观当前，人心所向，众望所归，指日可待。故，父只担心吾儿年轻气盛，做事不知进退，事关前程，务须斟酌，不可造次，一意孤行。遇事定要三思，首先明哲保身，方可以图长久。谨记：国难当头，当尽匹夫之责，欲明事理，必辩是非，誓做莲而出淤泥不染，权当翠竹，未曾出土现有节。耳欲聪，眼要明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誓为功臣，不做国贼。再者吾与汝母俱过花甲，年近古稀，生死由命，不必挂怀。现今，已是风烛残年，力不从心，日渐衰退，苟延残喘。神龟虽寿，毕有竟年，吾等若是驾鹤西去，往生极乐，自不必伤悲，节哀顺变。徐门之幸，全凭祖上阴德，吾等之寿，天年有限，而今，吾等之愿谅儿心知肚明，只求吾儿想方设法和玉芬团圆，愿苍天有眼，祖宗庇佑，望吾儿早得麒麟，续我徐门香火，父母虽死而无憾事了……”

徐承志从头到尾看罢，不由得一阵心酸，眼眶早已湿润，看的字迹模糊，心如刀割一般，仔细想想，扪心自问：自己是个晚生之子，自从出生以来，就像个心肝宝贝似得，一直处于养尊处优的状态，从事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从未受过丝毫的委屈，从小到大，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情深似海，可如今呢？父母已至暮年，皆已白头，可自己呢？似海之恩，尚且点滴未报，不由得心中一阵剧痛，深感愧疚，思来想去，心乱如麻，简直是六神无主，心神不定，他拿着父亲的来信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倒剪着双手，眉头紧锁，踱来踱去，仿佛看见父母瘦骨嶙峋的卧于病床上，满眼里都是盼儿回归的眼神。想到这儿，徐承志再也忍受不了，归心似箭，晚饭也没心再吃，便拿着这封父亲的来信，直接去找他的好友赵凤梧商量计策去了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八回 徐承志思家探亲 赵凤梧挽留英贤

上回书说到，徐承志拆开父亲的来信，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不觉心中波涛汹涌，思绪万千，想到父母一生，乐善好施，年过四十才生下了自己，自从自己来到这个世界，全家如获至宝，真是娇生惯养，关心备至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噙在嘴里怕化了。七岁入私塾读书，起居食宿，饥寒饱暖，父母照顾的体贴入微；长大后本该替父母操劳，做个顶天立地的顶梁柱，父亲却不惜重金让自己出国留学，先是到了日本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他又转道苏联，接受俄共布尔什维克教育，并专门研究先进武器和弹药，回国之后，本该守在父母身边以尽人子之孝，可现在却又远离故土，告别家乡，和父母妻子身居两地，天各一方。如今父母一世辛劳，几乎油尽灯干，说不定哪天真的有个三长两短，自己却落得个不忠不孝，怎对得起生养自己的苍天父母，又有何颜面去面对徐门堂上的列祖列宗呢？有道是：儿女犹可再造，父母怎能重生？想到这里，瞬时间思家之切难于抑制，眼眶被揉的红肿，眼球上布满了血丝，眉头紧锁，心乱如麻。正在一筹莫展、不知所措之际，他灵机一动，思忖片刻便把书信装进了衣兜，熄灭了灯，带上门，径直来到赵凤梧住的宿舍门口，一看赵凤梧的宿舍还亮着灯光，心中暗喜，于是伸手在凤梧的宿舍门上“砰”“砰”“砰”轻轻地敲了两下，凤梧听见有人敲门，便很习惯地问道：“哪位？这么晚还没休息？找我有事吗？”，说话之间，急忙打开了门，门外应了声：“是我呀，承志，我有事找你。”

门打开之后，之间承志心急如焚地跌撞进来，把凤梧着实吓了一跳，凤梧吃惊地问：“承志兄，你这是咋了？看你急成这样，莫非出啥大事了……”。徐承志喘了口气，连忙从衣兜里掏出那封父亲的来信递给了凤梧，然后怏怏不乐地说：“你看看这个，是我父亲来的，我就是来跟你商量这该咋办哩，不行的话我只有辞职不干了，父母也都老了，俱是灯影里的人了，真的经不起任何弹打，我不在他们跟前，我又没个三兄四弟的，谁替我尽孝？所以，我实在放心不下二老的身体，常言道：一年春为首，百善孝为先嘛，所以，我想辞掉工作，回家尽孝，使得父母也能够安度晚年……”，没等承志把话说完，凤梧已经把手中的信粗略地看了一遍，只见他眉头一展，看着承志的脸色，略加思索地说：“依我看啊，你如果就这样辞职回去，守在堂前，不离左右，只是为了给父母端汤送饭，不思国家之安危，岂不是鼠目寸光，愚忠愚孝呢？就依令尊的处事风格，我谅伯父伯母也不会答应你这样做的,其实，我也早就为你考虑过了，只不过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哩，关于你的事情，情况比较特殊，我已经多次向上级反映，延安那边，周恩来副主席和朱总司令一再指示：首先保护好承志同志的人身安全，老阎这边呢，也一再强调：要慎重考虑承志安家的问题，首先要解决掉他的后顾之忧。正好，既然目前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不妨把想法给你说说，现在，国际国内形势非常严峻，老蒋和斯大林是反贴的门神不对脸儿，这不，苏联把他们所有的专家都撤走了，空了不少房子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本想等着开了春，就把伯父伯母还有玉芬一块接过来，可考虑到徐家在江南也是家大业大的首富，怎么能说走就走的干净呢？所以，我就一直没办法和你开这个口，我这样考虑，不为别的，主要是为了能够使你安心在这里工作，不再挂念家里的一切，因为这都关系到日后的兵工厂能否和平过渡，你可是个关键的人物，因此，这里的确不能没有你。”

承志听凤梧说完，像个小孩子似的，高兴地眉飞色舞，激动地一把抱住凤梧的身子，感激涕零，他们两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久久没有松开。

书要简短捷说，头天晚上徐承志听完赵凤梧这么一说，正中下怀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笑逐颜开，高兴地在自己宿舍里一宿没有合眼，第二天清晨便向厂里请了个探亲假，就登上了南下的列车，一路无语，不一日回到了奉化老家，见到了一双年迈的父母和如花似玉的娇妻，陈氏老夫人见到儿子回来，先是老泪纵横，激动地说不出话，一把拉住承志的手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自己的儿子，仿佛在做梦一般。此情此景，真的是催人泪下，徐承志不由得鼻子一算，只觉得眼前模糊，嗓子眼也好像堵了什么东西，哽咽着叫了一声：“娘~”，便“噗通”一声跪倒在了母亲的面前，这是徐老汉和玉芬各自来到了承志的跟前，承志见到父亲，只见父亲比先前又苍老了许多，泣不成声地说：“爹，娘，孩儿不孝，不在你们身边，还常使二老惦记，你们的身体怎么样？还好吗？……”，玉芬含情脉脉地站在旁边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只见她如花的粉腮上的泪水，像是断了线的珍珠，扑簌簌地往下落着，不只是激动还是伤心，她把自己的脸扭向了别处，好像是不想让丈夫看出自己伤心的样子。徐老汉见状连忙把话岔开：“哎呀，志儿，快起来吧，别跪着了，我们都很好，守家在地的，况且，又有玉芬这么贤惠的闺女在我们身边，还能受啥委屈不成？倒是辛苦了玉芬，每天忙里忙外，收干晒湿，端汤送饭的全是她一人侍候着，真的跟亲生的闺女没有什么两样……”，陈氏老夫人好像这才明白过来，眼前的一切并不是在梦里，而是孩子真真切切地回来了，便用颤抖的声音，撕心裂肺地呼叫着：“儿啊，你可回来了，都快想死娘了……”，老夫人还在呼天抢地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喊着，久久不肯放手，这时徐老爷子便温和而又严肃地说：“算了吧，你就别啰嗦了，志儿还没进门哩，光你就没完没了的啰嗦个不清了，也不说志儿饿不饿，也不问问这次回来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，一直站在院里也不是个事呀，就先让孩子回屋歇会儿再说吧。”，说罢便又扭脸对玉芬说：“芬啊，你也别难过了，咱不都盼着志儿回来的吗？这下他回来了，不就好了吗？你快去厨房给他做点饭吧，他从小就爱吃荷包蛋，你就给他弄几个，让他吃个够。”，这时，玉芬便用衣袖擦了擦腮旁边的泪珠，低头“嗯”了一声，转身往厨房去了。

到了晚上，承志来到父母的房间，便把收到父亲的书信以后，如何连夜去找凤梧，凤梧又是如何安排让他举家北上的事，从头至尾给父母讲述一遍，徐老汉听罢，不惊不喜，微皱眉头，沉思不语，只是吧嗒吧嗒地抽着水烟，半天没有说话，可以看出，徐老汉此时此刻，心里非常矛盾，对于是否北上，如何处置家业，他是犹豫不决的。

徐承志揣摩不透父亲的心思，也不便再多说什么，这时，屋里头很静，只听得外间客厅的大座钟“滴答”“滴答”的响声，这种气氛僵持了很久，还是老夫人打破了沉寂，“老头子，你看你，孩子跟你说了大半天，难道就没进你耳朵？让孩子白费半天口舌，你瞧你跟中了魔似的，发什么呆呀？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，给孩子个痛快话……”，没等老妇人把话说完，徐庆瑞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顺手把手里的水烟袋往桌上一撂，朝徐承志递了个眼色，随后说了声：“志儿，跟我来”，说罢，便拉着承志的手出了正房，神神秘秘地朝着后花园走去，徐承志此刻像是被泼了一头雾水，对父亲怪异的举动也非常不解，只好跟在父亲身后，唯唯诺诺，且行且停，摸索着走过了弯弯曲曲、遥遥迢迢的曲径回廊，才来到后花园的书房门口，徐老汉从腰间摸出一把有拃把长的黄铜钥匙，打开了一把有三寸见方的黄铜毛蓝锁，“吱呀呀”推门进去，徐老汉从身上又掏出一盒火柴，点燃了蜡烛，然后回身把门闩上，才示意承志搭把手，把靠墙摆放的一张八仙桌挪开，又掀起向上挂着的一幅关公轴像，露出一扇小门，徐老汉从腰间掏出一串钥匙，在里面挑来拣去，最后找出一把锯齿状的铜钥匙，打开小门，徐老汉便侧身过去，徐承志好像有些心虑，先是一怔，倒抽了一口凉气，便跟在父亲身后，战战兢兢地徐徐渐进，这个书房的后墙，是靠着后花园假山砌的，所以进了小门就是向下走的石砌台阶，尽管徐老汉在前面擎了支蜡烛，但是仍然是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，就在这时，只听得徐老汉“哎呀”一声，手里的蜡烛掉在了地上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便知。

# 第九回 地窖中发现珠宝 小两口商量计策

书接上回，少话不表。上回书说到：那天晚上，徐承志跟在父亲身后，从后花园书房的后墙上祖宗轴像背后的那扇小门进入密道，正行走间，只听见徐老汉“哎呀”一声，手里的半截蜡烛掉在了地上。这突如其来的尖叫，把徐承志着实吓了一跳，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像触电似的向后倒退了两步。当他定神之后，急忙问了声：“没什么，是条大花蛇”当承志上前准备捉蛇时，它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。他们爷俩走了两三丈远，便隐隐约约看见里面还有一道铁门，由于这里和外界长期的封闭隔绝，密道和铁门都是湿漉漉的，并且有难闻的潮气扑鼻。徐老汉来到贴门前，把手里半截蜡烛递给了承志，他自己又从腰间掏出那串钥匙，借着惨淡的烛光，从中挑出一把锯齿状的方屁股圆孔的紫铜钥匙，这是一把暗锁，锁芯直接镶嵌在那扇贴门上。徐老汉把手里的钥匙对准锁眼，左拧右转了好一阵子，门才被打开，看来，这是个神秘的地方，平时恐怕就连徐老汉本人都不经常来。进去铁门后，徐老汉又点着几根火把，便把这里照的通明，等徐承志缓过神来仔细观看时，才发现这地方有三间屋子大小，里边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，古玩字画。另外，在靠着西墙跟离地有尺把高的货架子上，摆放了有五六只外面用水牛皮包裹着的木制大箱子，箱子的角角楞楞都是用铜皮铜钉镶嵌的，耀眼明光，铜鼻儿铜扣儿，铜搭镣儿都是精工细作。徐老汉站在一旁，得意的用左手捻着自己下巴上的那部有虎口长短的花白胡须，笑眯眯地用右手一指那几只箱子，示意承志自己打开。承志心领神会，疾步来到那几只大箱子跟前，一一打开，“哇”徐承志真的傻眼儿了，尽是黄澄澄，白花花，红红绿绿的稀世珍宝，承志看罢，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，只是不自在的搓着双手，用神奇的目光看着年迈的父亲，这时，徐老汉开心地笑了。徐承志像是到了天堂宝殿，就是不想离开......

当徐承志搀扶着父亲走出密室，回到正厅之后，掩上房门，徐老汉坐在祖宗轴像前那张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，徐承志站在父亲身后，给父亲捏揉着肩膀。徐老汉抬手拍拍承志的手，露出一副得意而自豪的神态，漫不经心的说到：“志儿啊，我本不打算这么早就告诉你这个秘密的，这可是我们徐家几代人的心血啊，说实话，积攒这些东西，真的不容易啊”说着说着，徐老汉不由得落下了两串心酸的泪珠。接着又慢条斯理的说：“我们徐家，世代以耕读为本，仁德传家，勤俭持家，法度治家，经商兴家，诚信厚道，童叟无欺。不偷，不抢，不拐，不有毒的不吃，违法的不干济困扶危，乐善好施。久而久之才有了今天这个局面。你见的那些黄金，白银，琥珀，玉石，翡翠，还有那些麝香，蚌，可都是无价之宝。这些是黄白之物，本来是打算代代相传，留给后人以防不测用的，可是，眼下这兵荒马乱的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哩，再说我跟你娘已经是土埋脖颈的人了还能有几天活头？干脆就提前把这些东西交给你吧，我也就省心了......”说到这儿，徐老汉便打了个唉声，看得出他对当前的时局感到了惆怅。承志见父亲不高兴，连忙劝道：“爹，您老可千万别这么想，其实呀，真正能救中国的也只有共产党八路军了，那才是人民的救星，国家的主人呢。我这次回来呀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凤梧在那边已经打点好了，他说到年关了让我先回来陪爹娘过个年，等明年开春一准把你们二老和玉芬一块儿接过去，省得我们两地生活，谁都是牵肠挂肚的不放心......”没等承志说完，徐老汉劈口说道：“那咱这个家呢？就不要了？常说穷家还难舍哩，就别说咱还有这么大家业了，这是说走就走的了的吗？”“唉，别生气了，爹，您老见多识广，您说咋办就咋办吧，啊，只要您老不生气，咋办都行。”这是徐承志安慰父亲说的话，这时，客厅里的大座钟“当当当”响了十二下，徐老汉向承志摆摆手说：“天不早了，今儿个刚回来，人乏马困的，先去休息吧，随后你也跟着玉芬商量商量再决定吧。我也累了，你也休息去吧......”

当徐承志辞别了父亲回到自己的房间时，只见玉芬还在如豆的残灯下做着针线活呢，承志心里明白，这完全是在等自己回来呢，便关切的问道“哎呀，玉芬，天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休息啊？”只见玉芬娇滴滴的笑着说：“人家不是在等你的嘛，谁知道你们爷俩说起话来就没完没了”承志说：“瞧你说的,人常说‘父慈子孝，天经地义’嘛。”玉芬接着说：“天都大半夜了，都跟爹唠了些啥呀？”说到这，徐承志沉思片刻，便把今晚所发生的一切，从头至尾，一五一十跟玉芬说了一遍，玉芬听罢喜出望外，但心中又忐忑不安，因为，在当时那个年代，连儿子都不想叫知道的秘密，是根本不会让儿媳知道的，就更别提是个刚进门的新媳妇了。想到这儿，玉芬急忙打算承志的话说：“你快别说了，赶紧睡吧，你是疯了？还是喝多了？干嘛给我说这些，我毕竟是个刚过门的媳妇，还不够格呢，你就不怕犯了忌讳？你也不怕爹拿家法来治你的罪吗？”承志很坦然的笑道：“这不是我徐家对你高看一眼嘛，其实，这事倒真还有个规矩哩，那就是不等上一辈人老死的时候，是不会对下一代人说的。特别是俺家，一连几代都是单传，都是这样传下来的，你就不一样了。况且，在父母眼里，你可是我们徐家的大恩神，这不，爹还交代让我跟你商量呢，俺这一家三口可没有谁把你当外人的。”玉芬听罢，心中自然也觉得美滋滋的，随后，便把脸凑到了承志的耳边，小声嘀咕着，试探似的问道：“夫君，你打算怎么处置这笔财富呢？” 承志回答说：“我还没想好呢，叫你说，突然间冒出这么多珠宝，搁谁都没有主意......”

“我倒有个想法，就是不知道你是否同意，况且这是徐家几代人的心血，如果真要这么做了，我觉得光父母这一关就说不过去。”玉芬若有所思的说。

“诶，你要是有好主意，不妨说来听听，先不说父母如何打算，你得看我这一关能不能过去，只要我觉得可行，父母那我去开导，怎么样？”

“我想啊，咱倒不如把这些东西想方设法交给八路军吧，因为他们真的太需要这笔钱了，你知道的，蒋介石早在三年前就断了八路军的军饷和所有军需物资。现在为了全国解放，已经快要打到黄河边了，你想，他们的枪支，弹药，药品，军装，军鞋，啥不需要钱呢？”

“你说的倒也是，我也早听说八路军真的是太艰苦了，不过，现在好在八路军已从东北战场上一路势如破竹，已经打进石家庄了。太原解放也是指日可待，因为老蒋跟老阎从来就不是一条心，老阎现在已是四面楚歌，自顾不暇了。现在，凤梧还在酝酿如何赢得兵工厂的控制权呢，他需要我的帮助，所以这次回来，我也不能多待，咱又没能力把这些东西弄到解放区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真是愁死人了.....”

“不要紧，只要你觉得这个方案可行的话，父母的工作你来做，我来想办法”

“你一个女流之辈，整天足不出户的，能有什么好办法，那么多的东西，尽是些黄白之物和珠宝，万一有个闪失，那可了不得。还有咱徐家这么大的家业，你如何处置？如果处置不当，爹娘会同意吗？他们可是省吃俭用一辈子，如果这样做不等于是要他们的命吗？”

“我想爹娘那儿问题也不大，自从我过门一来，发现咱爹咱娘可不是那小肚鸡肠的人，你不觉得咱爹今晚能跟你亮这家底儿也是一种暗示吗？” “我倒没想到这一点，可还有咱家这一切家当呢？怎么办？这可不是什么破玩意儿说扔就扔了呀，再说，地窖中的那些东西那么刺眼，你往哪捣鼓啊，你又怎么捣鼓?”

“唉，其实吧，这如果要是太平年代，就甭说爹娘舍不得这些东西了，就搁我，我也舍不得，可是你瞧现在这兵荒马乱的都不成世界了，大当官的都朝不保夕了，何况咱这些平头百姓呢？现在除了命是自己的，那些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，就不如交给中共南方局的人，由地下组织想方设法交给八路军就行了，关于咱家的厂子和店铺，可以委托给那些忠诚厚道，老实可靠，德才兼备的厂长和掌柜们，让他们兢兢业业地料理着，咱也甭亏待人家就是了。有句话叫做‘用人不疑’嘛，你觉得呢？能行不？这只是我的想法，不知你尊意如何？”二人正说话间，不觉天已大亮，要知承志听了玉芬之言如何回答，请看下回便知。